

NGFANDESHUJIA



康 戎 著

# 不平凡的暑假

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

# 不平凡的暑假

康戎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、插图：邱 玮

## 不 平 凡 的 暑 假

康 戎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<sup>1/32</sup> 印张3.25 字数51,700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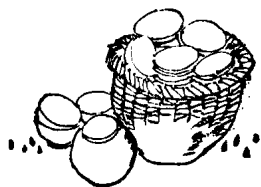
1973年8月第1版 197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0,000

统一书号：10110·9 定价：0.25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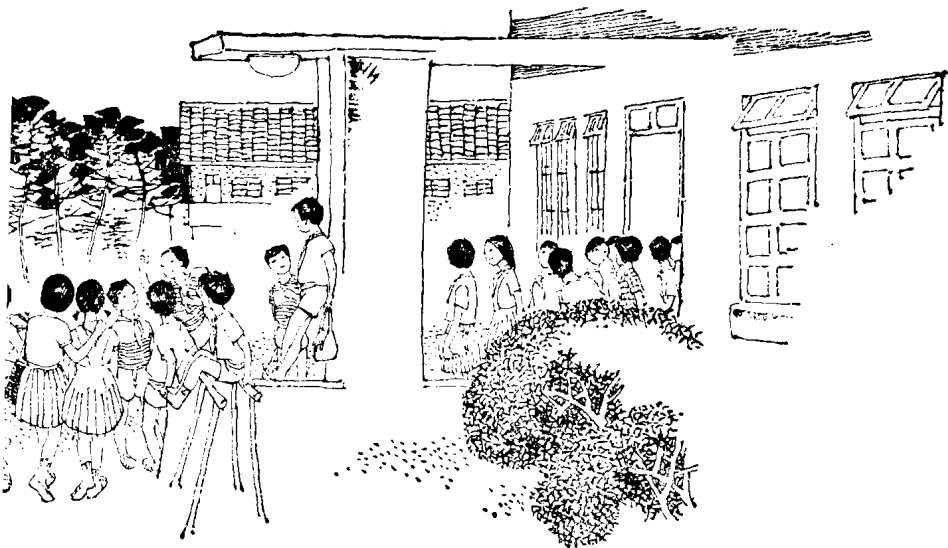
# 毛主席语录

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，他们对于亡国、共产是不甘心的。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，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，敌人还要进攻的。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，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就是说，不可避免的。



## 目 次

- 一、爸爸安排的暑假活动..... ( 1 )
- 二、王师傅真的只有一只耳朵..... ( 11 )
- 三、什么是光荣的工作..... ( 22 )
- 四、瘦老头送我一棵仙人球..... ( 34 )
- 五、笑里藏刀的“好人”..... ( 45 )
- 六、匣钵不翼而飞了..... ( 55 )
- 七、老狐狸的眼泪..... ( 70 )
- 八、窑炉房里擒顽敌..... ( 83 )



## 一、爸爸安排的暑假活动

杨柳枝在微风中轻轻飘摇，爬在上面的知了，象荡秋千一般，一上一下摆动着，“知了”、“知了”地欢叫。一年一度的暑假来临了，真叫人高兴哪！

怎样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呢？同学们纷纷谈出了打算：有的说，要在暑假里学会游泳，天天到昌江去玩水；有的说，要多看几本小说，一天起码看一本连环画。有的说，那有什么意义！暑假里要做几件好事才行嘛。比如说，帮助军属老大娘买米、挑水啦，在里弄里

做个模范清洁员，担任义务交通安全员啦，等等，等等，各种打算都有。然而，我总觉得不大对劲，这些事为什么非要在暑假里去做不可呢，我们平时不是可以做吗？而且，这些事我们以前不都干过吗！

这里，我最羡慕我的好朋友李景华了，她说：明天一放暑假，她就到她外公家里去。她外公在郊区红星公社奶牛场当饲养员。那里，山青水秀，山上，满坡是苍翠的松柏，小溪边，有一片碧绿的草地。想一想吧，大清早，呼吸着新鲜空气，踩着路边细草上的露珠，手里提着个小奶桶，跟在她外公后面，到奶牛场去挤牛奶，李景华该有多好哇！要是我也能够去，那就好了。听说红星公社的果园里还培育了一种苹果梨。我到那里去的话，一定要想办法弄一棵苹果梨的小树苗回来。我喜欢栽花种树是出名的，在学校里，同学们都管我叫“小米丘林”。可是，唉，欢喜栽花种树也罢，是“小米丘林”也罢，我在乡下没有一个外公，有什么用，连乡下都去不成，更不要说去弄一棵苹果梨小树苗了！

“那你就跟我一起去罗，”李景华看出了我的心思，认真地说。

我一听，不由“噗哧”笑了。那怎么成啊，爸爸妈妈会同意我去？

可真叫人做梦也没想到，这天我回到家里，刚放下

书包，爸爸就叫住了我：“小滨，过来过来。”我慢吞吞地走了过去。

“放暑假啦？”爸爸笑嘻嘻地问。

我说：“嗯。”

“这样吧，明天起，你就到瓷厂去参加两个星期的劳动。你不是早提过这个要求了吗，怎么样？”

我高兴得几乎直跳起来。到瓷厂去劳动，这有多好哇！在日常生活中，谁能不和瓷器打交道呢？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制造瓷器的国家，而我们江西景德镇，又因为生产精美的瓷器而闻名于全世界，景德镇的瓷器，“白如玉，明如镜，薄如纸，声如磬。”谁见了都喜欢。生长在景德镇的孩子为此感到多么的自豪啊，谁不希望快快长大，快快长大，长大了到瓷厂里去当工人，去做瓷器呀。

我为什么特别想当一名陶瓷工人呢？你听我说，这还有个特殊原因哩。

我公公就是景德镇的一名很出名的瓷雕工人。一团什么泥巴，在他手里一捏，就能捏出各种各样优美的花样来。他捏雕的瓷器，飘洋过海，远销到马来西亚，菲律宾一带，其中一个瓷花篮，还参加过巴拿马举办的世界博览会，曾获得金质奖章。

手艺尽管好，在旧社会里，赚钱的却是资本家。公

公辛辛苦苦一辈子，却一辈子过着食不饱腹，衣不蔽体的贫穷生活。那年冬天，雪下得有三尺厚，天气冷得滴水成冰。有一天，劳累过度、饥寒交迫的公公，好容易拖着疲劳的身体，跌跌撞撞摸回到家里，就病倒了。第二天下午，狼心狗肺的资本家气汹汹地喝上门来了：“老棺材，你不出工可以，可你不把手头雕塑的东西做完，那就别怪我刁难哩，你这几个月工资要不要扣还？你要不要过年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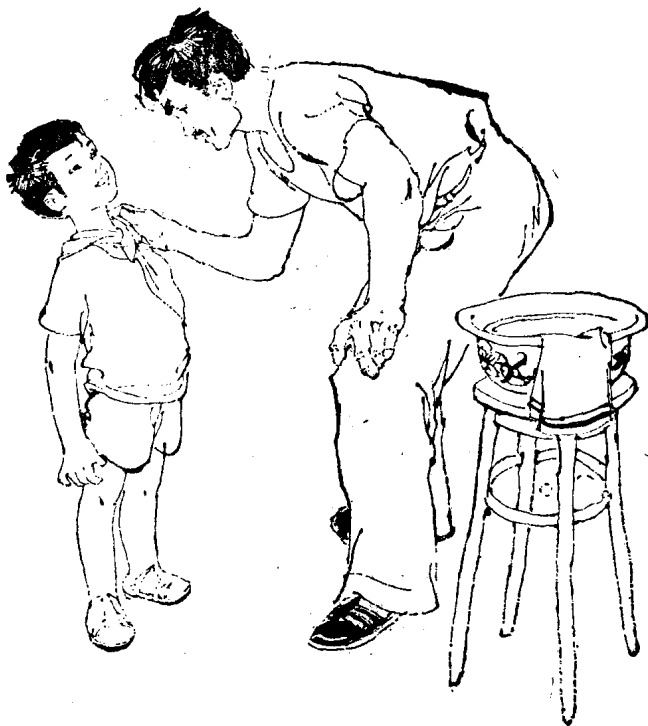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养活一家大小，公公只得拖着有气无力的身子，在雪地里跌倒又爬起，爬起又跌倒，踉踉跄跄，坚持去出工。这样做了两天事，在第三天头上，公公在坯房里正捏雕着一株梅花，忽然一阵头晕，嘴里喷出一股腥血，一头倒在坯房地下，当场死去了！

公公临死前捏雕的那株梅花，爸爸保存下来了。这株梅花，虽然还没有完工，但仍然可以看出，无论是梅树的枝干，或者梅花的花瓣，都显得那么玲珑可爱，栩栩如生。爸爸有时拿出这株瓷雕梅花来，经常会心地沉重而又意味深长地对我说：“小滨呀，看着这枝梅花，我仿佛就看到花瓣和枝杆上溅有你公公的鲜血，看着它就使人忘不了旧社会瓷工生活的痛苦，激发我们对旧社会的恨，对新社会的热爱啊！”

每逢爸爸这样说时，我就不知道怎样安慰爸爸，

或者怎样表示自己的决心才好。去年有一次，我说：“爸，等我小学毕业了，就进瓷厂去当工人吧，我要学会和公公一样的手艺！”

爸爸一听，先是一愣，接着笑了。他抚摸着我的头，说：“这么小，工厂不要你。”



“不要我？”我马上理直气壮地说，“爸，你跟我说过，你进厂时不是才九岁嘛？现在我都十三了。”

“我那时是在旧社会，家里穷的没有办法。”爸爸加重了语气。“现在，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关心青少年一代，要让你们在德育、智育、体育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，将来做一个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呀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我觉得爸爸的话是正确的，但想了想，又觉得爸爸没有读过书，不照样是我们陶瓷战线上

的一名“革新能手”吗！在大跃进的年月里，他为了解决烧窑不用松木做燃料的问题，和工人叔叔们一起，日夜动脑筋、想办法，革新了窑炉结构，以煤代柴，使大量木材用到国家其它建设上。在那年国庆节，他还是去北京的观礼代表，见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哩！

“可是什么！”爸爸没等我下去，已经猜到了我的心思，严肃地看着我说。“一小撮阶级敌人散布的‘读书无用’论，可要肃清啊！没有文化，怎么能认真读书，提高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水平！没有文化，怎么能适应工农业生产越来越向机械化发展……就拿我来说吧，今天都还痛感到因为小时候读不上书，工作起来很费劲，做同样的工作，却要付出一倍二倍的努力！”

爸爸这一席话，可真说得我哑口无言了。爸爸的话是对的，我在学校里，应好好学习。但从那天以后，不知怎的，我也更加盼望自己快快长大了，我要快点长大，去当一名景德镇的陶瓷工人，象公公和爸爸那样，把一生献给祖国的瓷业生产，做出精美的瓷器，支援出口，为国争光。可是，一年要过三百六十五天，今天我还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呢！

现在，当我正为怎样过个有意义的暑假而盘算着的时候，爸爸竟已给我安排好了，叫我到瓷厂里跟着工人叔叔们劳动两个星期，这不使人喜出望外吗！平常，学

校里组织我们同学到工厂去劳动一天两天，同学们莫不兴高彩烈的，现在我却能去锻炼两个星期，嘿！我几乎兴奋得象小时候那样，一把搂住爸爸的脖子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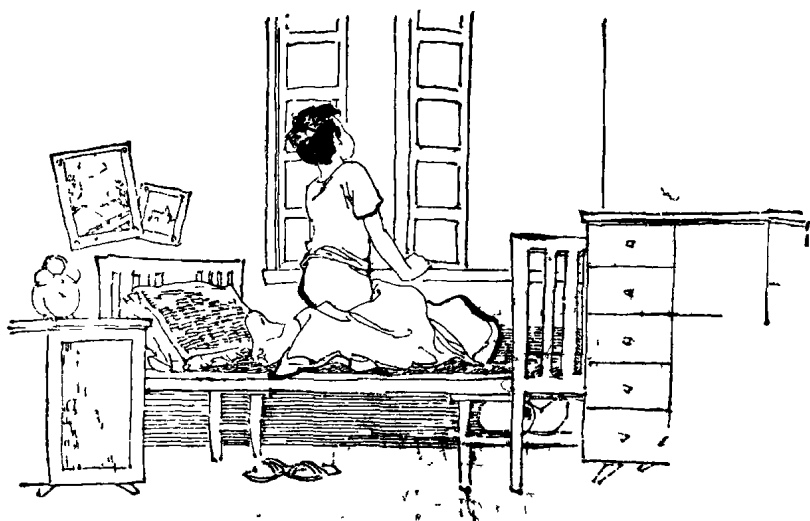
“看你高兴的！”爸爸忍着笑，认真地说，“先讲清楚，到厂里去，可要好好劳动，不能调皮捣蛋。还要有思想准备，我们烧炼车间，里面可好热哩！”

“那当然——不怕，热不怕。”我连声说着，生怕爸爸改变主意。

能到烧炼车间和工人叔叔们一起烧瓷器，这不和李景华到公社奶牛场劳动一样有意义吗！何况，现在我能在工厂锻炼锻炼，这正好为我以后当一名陶瓷工人打下一个基础呢！

想到这里，心里乐开了花。睡在床上，做梦都尽做快活的梦。我拿起一团瓷土，双手一捏，一只大碗就捏成了；我拿起铲子，往炉膛送了一铲煤，炉火就“哄”的旺起来了。真有意思。“小滨这孩子真行呀！”老工人表扬我呐，“嘻嘻，嘻嘻！”我在睡梦中笑出声来啦。

我一骨碌爬起床，推开窗子，朝外一望，天才蒙蒙亮，远处刚露出一抹鱼肚白色，把成片成片新建成的瓷厂厂房，构成了一个美丽的剪影。一个个高高矗立的烟囱，在厂房之间，喷吐着滚滚的浓烟。这些厂房和烟



囱，平常是天天见面，司空见惯了的，可今天看来，却是多么亲切啊。要是我会画画的话，我一定要把这幅画描绘下来；要是我会做诗的话，我一定——哎，这黎明的瓷城多么富有诗意呀，我站在窗前情不自禁地朗诵起来：

工厂啊！火红的窑房，  
张开你那刚健的双臂，  
欢迎我们陶瓷工人的后一代  
步伐坚定地投入你的怀抱……

“看你痴痴颠颠的！”睡在隔壁房里的妈妈被我吵醒了，生气地喊道，“天没亮哩，这样早到工厂去！”

我伸了伸舌头，连忙住了口。哎呀，妈妈，你也太

不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啦，第一天到工厂劳动，还能不起个早嘛！

“小滨，过来”，妈妈在喊了。还不是又要吩咐一番，在工厂里要小心罗，不要蛮干罗！……

我走进妈妈房间里，突然发现，爸爸竟没有在里面，他上哪儿去了？我正想问，妈妈从枕头底下抽出一张折好的纸条，递给我：“你爸爸叫你到厂里去找王师傅，你要叫他叔公呢，这位王师傅还是跟你公公一起做过工的。”

“爸爸呢？”我急着问。

“半夜里让通讯员叫走了，说是乘车赶到省里去。”

“还走的这么急呀！”我听了感到说不出的懊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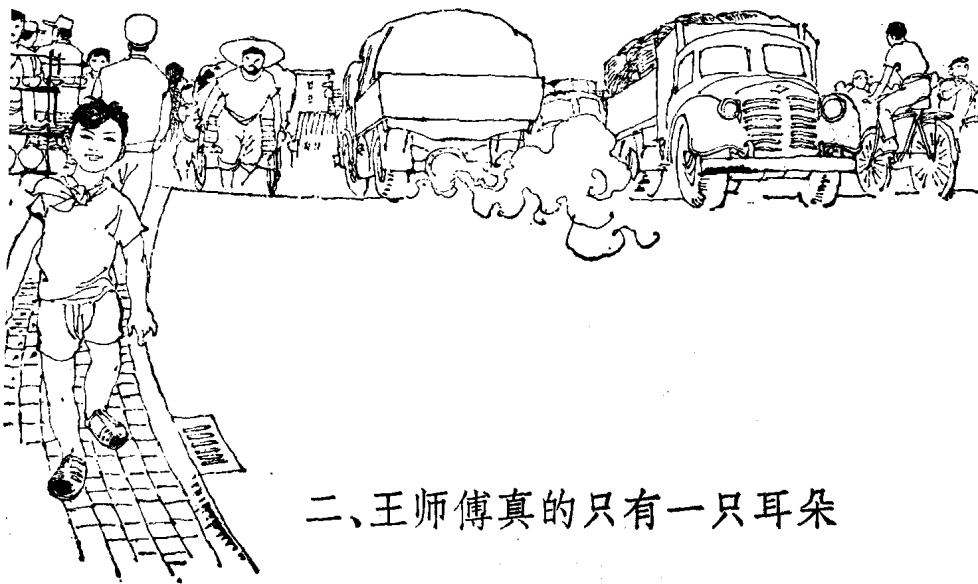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急还会半夜走吗！开紧急会议嘛，要半个月才能回来——你自己上食堂买点吃的吧，我刚睡下哩。”

那怎么办呢？爸爸是烧炼车间的党支部书记，要是他在家，能亲自带我去，该多好哇！可爸爸就是这么忙，真叫人扫兴。我没好气地说：“哪个王师傅嗽？一个烧炼车间少说也有十几个姓王的，叫我找哪一个王师傅？”

妈妈大概见我直撅着嘴巴，不由笑了，安慰似地说：“好找，好找，你爸爸说了，这个王师傅最好找，因为他只有一只耳朵。”

只有一只耳朵！怎么会只有一只耳朵呢，每个人都是两只耳朵啊！再说，烧炼车间我去过，可从来也没有见过和听说过，有个王师傅只有一只耳朵的啊！





## 二、王师傅真的只有一只耳朵

拿着爸爸写的便条，我三步并做两步，穿街过巷朝东方红瓷厂走去。

瓷城的早晨，显得一片繁忙。宽敞的大道上，载着一箱箱瓷器和一袋袋瓷土的汽车，一辆接着一辆，穿梭般地在身边飞驰过去；上班的陶瓷工人，骑车的骑车，步行的步行，汇成一股股熙攘的人流，向前流去，流去；播音喇叭里传出来的革命歌曲，嘹亮地响彻在瓷城的上空，和机车的马达声、人们的欢笑声交融在一块。

烧炼车间我以前去过好几次。那车间可真大呐，比我们学校里的大礼堂高得多了，比我们学校的操场还要大。你一踏进车间大门，看着那一派热火朝天的战斗气

氛，几乎会感到呼吸都有点紧张。里面一年到头热腾腾的，不论寒冬或者盛夏，窑炉旁，总是**火光闪闪**，热气逼人，工人叔叔们一个个聚精会神、汗**流浹背**地劳动着，动作又迅速又熟练，装坯和开窑的工人叔叔互相之间，配合得那么好，你推过去，他就接着，你递过来，他就拿住了，真叫人看得眼花缭乱。

其中，最叫人敬佩的要数站在那儿全神贯注地看火的工人叔叔了。因为瓷器是全靠烈火锻烧成的，把一捏就碎的泥巴烧成洁白坚硬的瓷器，全靠掌握住火候。看火的工人师傅一方面要注意掌握火候的仪表，一方面仍要凭着他一双眼睛，根据窑门洞上露出一圈火色，看出瓷器烧好没有。火色不够或者火色过头，整窑几千只瓷器就会成为次品或者废品。这可不比在家里烧饭呐，饭烧焦了，烧生了，煮成稀饭还可以吃，一窑瓷器烧坏了，那损失可就是成千上万元哪。所以看火的工人叔叔责任挺大，搞这项工作，没有一双神奇的眼睛是不行的！

你瞧，这里，平车装运着堆放得整整齐齐的匣钵，排成了一字长线，在徐徐向前推进。这些匣钵真好玩啊，赭黑色，油光光，一个个垒叠起来，象一座小小宝塔；分开来，又成了无数只小盆子。

那边，煤车滚动着铁轮，呼噜呼噜地迎面开来了。